



前清光緒年間，苗栗有位劉員外，家財萬貫，牛馬成羣，米穀山積，僮僕如雲，堪稱山城首富。

劉員外沒有兒子，安人黃氏只生下三個女兒；大女兒金英嫁給錢莊小開，二女兒玉英嫁給大地主的少爺，三女兒小英卻嫁給一位上無片瓦下無立錐，窮得一文不名靠揀田螺維生的孤兒。原因是在員外替她擇婿時，她說了一句惹員外生氣的話：“富貴在天”。

當小英出嫁時，父親不曾給一文錢的嫁粧，僅准她帶一小包換洗的衣服。

小英的丈夫自幼父母雙亡，只知道姓李連個名字都沒有。為了生活，每天到山澗、水田裏去揀田螺挑到鎮上去賣，所以一大家就稱他李田螺。他沒有房子住，在出礦坑附近的山麓上搭了一間草寮，作為棲身之所，小英嫁過來後，摘下耳墜

子，褪下手鐲變賣了些錢，才將房子略事修葺，並買了些點日用家具，又買了些雞鴨回來飼養，夫妻倆又合力墾了片山坡地種植蔬菜，日子雖然很艱苦，但夫妻相親相愛，和衷共濟，倒也心安理得。

一天晚上，夫妻倆正在吃飯，忽然門外有位過路客人前來借宿。李田螺人雖窮，但非常好客，殷勤

的接待了他。夜間，當客人發現李田螺用一種黑色的液體點燈時，不禁興奮地叫了起來！

“喂，李先生，這種東西你是從那弄來的？”客人指著油燈問。

“啊，是從溪裏舀來的。”李田螺平靜地回答。

“那太好了，我正是要為尋找這種東西而來，你知道嗎？它叫石油，是一種很值錢的礦產。明天你就帶我去看看，將來如果勘探有開採的價值，採出來每桶我給你一錢銀子的權利金。”客人高興的說。

第二天，李田螺便帶那客人到出礦坑上游去看。客人見小溪上飄浮著一層厚厚的黑色的原油，興奮極了。次日便動身返上海。不久，大批的機械運到苗栗，出礦坑出現了一臺灣有史以來第一口油井。

石油源源不斷的從井中噴出，李田螺的財富也日漸增加。他富有了。

劉員外六十大壽誕的日子到了。李田螺帶著太太去給岳父拜壽。雖然當年劉員外曾說過不准他夫妻進大門一步的氣話，但仍然是身著破舊的衣服，挑了擔田螺，但田螺下面卻藏著黃



金和白金。

賀客盈門，車馬填巷。員外府張燈結綵，氣派而熱鬧！小英夫婦走到門首，佣人已不認識他們了，揮手驅逐道：“走開走開，今天甚麼人買你的田螺，快到別處賣去。”

“老尤，是我。我是來給父親拜壽的。難道你不認識你們三小姐了嗎？”小英不高興的指責門房老尤。

老尤見是三小姐，不敢不去通報。半晌才出來道：“員外請你們進去，三小姐，三姑爺。”

來到大廳，大姑爺，二姑爺皆早到了。每人都帶著豐厚的賀禮。見了李田螺，奚落而譏諷的道：“啊，原來是三妹和三妹夫呀，好久不見，失敬失敬。看，咱們三妹夫帶來這麼貴重的禮物——一大擔田螺。恐怕要值好幾錢銀子吧，哈哈。”

劉員外氣得連招呼都懶得打。哼了聲，便背過臉去。

吃飯的時候，大姑爺二姑爺又拿李田螺開玩笑道：“三妹夫，聽說你在山裏養雞種菜發了財了，是嗎？”

“不錯，托兩位姊夫的福，是賺了點錢。最近準備買點土地蓋房子搬到城裏來住。”李田螺說。

“那太好了。我正有筆土地想出售，價錢嘛，大家都是親戚，照市價五折如何？”二姑爺以為李田螺買不起故示大方的說。

“對，三妹夫既然想搬進城，大概是想改行做生意

意吧，我的錢莊也賣給你怎樣？價錢同意照碼五折。”大姑爺隨聲附和。目的無非要出李田螺的醜。

“好。我們就一言為定。二位把房契田契拿出來，岳父及諸位賓客作見證，我們當場錢貨兩清。大姊夫二姊夫可不許反悔啊？”李田螺站起來大聲宣佈道。

此言一出，眾賓客立即跟著起哄。大姑爺二姑爺諒李田螺一時也拿不出那麼多現錢來。要當場出他的洋相。馬上叫人把田契房契取來擺在桌面。李田螺不聲不響的把田契房契往衣袋內一塞，轉身挑過擔子，撥開上面一層田螺，黃澄澄的金子，白花花的銀子，閃亮的露了出來，眾人驚呆了。

“麻煩哪！寫下賣契給，我奉贈潤筆費白金五十兩。”小英在旁插嘴道。

原來當時交通不便，消息阻塞，李田螺發財的消息苗栗竟沒人知道。才使二位姊夫上了大當。

其後，李田螺的財富竟超過了劉員外。劉員外嘆口氣道：“今天我才相信富貴在天這句話一點也不假。”

大姑爺見了李田螺，奚落而譏諷的道：“看！咱們三妹夫帶來了這麼貴重的禮物，恐怕要值好幾錢銀子吧，哈哈。”

